

●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艳阳天

第三部

浩然



华龄出版社



-8





浩然 著

艳阳天

第三部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阳天/浩然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9

ISBN 7—80082—510—8

I. 艳… II. 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738 号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艳阳天

第三部

浩然 著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天津市北方出版印刷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7.5 印张 438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套

ISBN7—80082—510—8/I·85

定 价:本册 22.00 元(全套共三册 66.60 元)

目 录

第九十二章	(1)
第九十三章	(19)
第九十四章	(30)
第九十五章	(40)
第九十六章	(52)
第九十七章	(63)
第九十八章	(72)
第九十九章	(86)
第一〇〇章	(96)
第一〇一章	(104)
第一〇二章	(119)
第一〇三章	(133)
第一〇四章	(147)
第一〇五章	(155)
第一〇六章	(163)
第一〇七章	(173)
第一〇八章	(184)
第一〇九章	(196)

第一一〇章.....	(205)
第一一一章.....	(211)
第一一二章.....	(223)
第一一三章.....	(235)
第一一四章.....	(244)
第一一五章.....	(253)
第一一六章.....	(269)
第一一七章.....	(279)
第一一八章.....	(291)
第一一九章.....	(299)
第一二〇章.....	(311)
第一二一章.....	(322)
第一二二章.....	(333)
第一二三章.....	(349)
第一二四章.....	(356)
第一二五章.....	(370)
第一二六章.....	(380)
第一二七章.....	(389)
第一二八章.....	(398)
第一二九章.....	(411)
第一三〇章.....	(420)
第一三一章.....	(428)
第一三二章.....	(437)
第一三三章.....	(446)
第一三四章.....	(453)
第一三五章.....	(474)
第一三六章.....	(486)
第一三七章.....	(493)

第一三十八章.....	(505)
第一三十九章.....	(519)
第一四〇章.....	(528)
第一四一章.....	(539)
卷后附记.....	(553)

第九十二章

社员们日日夜夜盼望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

开镰，收割！

收割，开镰！

好多人从假日的第三天下午，就摩拳擦掌地呆不住了。他们都知道，麦子收割、登场、打轧、入仓，每一节儿都是一个胜利；等到公粮交上去，口粮分下来，那就算把最后的胜利拿到手里啦！在这个日子口上，谁还能够安静呢？特别是年轻人，好像要过年似的，高兴得睡不着觉；一直到了半夜，还能听见街上有人说笑，院子里有磨镰刀的声音。

当然啦，东山坞也有少数人愁的睡不着觉，恨的睡不着觉；天不黑，他们就钻到屋子里，往炕上一躺，唉声叹气。马之悦、马斋、马小辫这一伙子人，热油煎心似地等着马志新和李世丹快点儿来。因为他们已经看出，事态的变化，离着他们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远了，横在前边的关口越来越多了，心里边怎么能够消停呢……

高兴也罢，发愁也罢，仇恨也罢，丰茂的麦子还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响应着流过汗水的人给它提出来的号召，按照时令成熟了！

东方泛起鱼肚白，月儿坠到西天边，风儿不吹，树叶不摇，鸡不啼，马不叫。

北方的乡村，静极啦！

每一个农家的门儿：大排子门、木板门、小栅栏门，都轻轻

地、轻轻地打开了，“嘎吱吱”、“吱扭扭”，一片响声。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跟着一个地走出来。他们每个人胳膊窝都夹着一把长柄的镰刀；镰刀都磨得飞快，在月光中闪着亮儿；有的人揉着眼睛，有的人系着钮扣，跟走到一块儿的人小声地说几句什么，又朝着村西头的金泉河边上走。

小石桥那儿汇集了一大群人，奔麦地里去了；又汇集了一大群人，也奔麦地里去了……

人群先奔山坡下早熟的麦地里去。在田间的小路上，形成了长长的、一串串的队伍。

脚步声、低语声，惊醒了沉睡的田野。

在月光的斜射下，金灿灿的麦浪上，笼罩着一层稀薄的雾气，更增加了它那离奇神秘的色调。成饱的麦穗儿，像是就要出嫁的闺女，含羞地低着头，又忍不住地发出微笑。

社员们一个个站在地头上，望着麦浪，闻着清新的香味儿，听着低声细语，真如同小伙子见了新媳妇，心都醉了……

韩百仲，这个老庄稼把式，从打记事儿起，经过了多少个春种秋收，经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哪！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次收获，今天这个夜晚这般高兴过。他挽了挽袖子，弯下腰去，开了第一镰；一簇麦子倒在他的怀里，麦芒儿吻着他那围着胡子茬儿的嘴，好似有一股蜜水，流进他的心里。接着，“咔嚓”一声，那一簇麦子，就让他给割下来了。

这是一声进军号，霎时间，银镰遍地飞舞，“咔嚓咔嚓”，响声一片，多么动听，多么美呀，这又好似迎娶新娘入门的乐队……

天色由黄变成银灰，又变成乳白，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东山梁吐出了一缕嫩红。

鲜亮亮的太阳跳了出来，笑嘻嘻地朝着人们问好。

这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汗珠子，麦个儿也倒了一大片；一垅一排，齐齐整整。

随着阳光升起，年轻人唱起欢乐的歌子；这边那边，一边刚落下去，一边又响了起：

五月端阳好风光，
石榴花红麦子黄。
忙收割呀收割忙，
快打快轧快入仓，
快快交售爱国粮。

.....

.....

在歌声中，人们更加飞快地挥动着镰刀。在他们行走之间，那麦海的波涛没影儿了；身后却出现了一个挨着一个的麦个儿，静静地枕着麦茬，躺在垅沟里，好似为了铺铁轨摆下的枕木，又整齐，又壮观……

这会儿，有人发现了一个快手，大声喊：“嗨，割到前边的那个人是谁呀？”

“哟，他割得可真快呀！”

“那不是咱们支书吗？”

“好家伙，他一个顶俩！”

萧长春没直腰，转过头来，朝着喊叫的人笑笑；又拧了拧镰刀把，运了运劲儿，接着割起来。

他那割麦子办法挺特别，从地头上插镰起，割到另一头的最后一镰，一次腰都不直，割的时候不直，捆的时候也不直。别人割够了一把，就直起腰，转回身，放在地下，再割第二把，他是一把一把地揽在胳膊上，好像抱着似的；别人割够了一捆，再割

一小把，打个“要子”^①，再捆上，他是割一把，抓着头一拧、一分，再把胳膊上挽着的麦子往下一溜，拦腰一扭，再一扭，顺着两条腿中间朝后一丢，嘿，就是一个麦捆儿啦！

有个小伙子看着又眼馋，又嫉妒，就大声说：“嗨！你们看，支书好像下蛋哪！”

“哈、哈、哈……”

整个地里都响起了笑声。

萧长春拾起一块土坷垃朝那个小伙子投过去了，咧着嘴笑着，抬起拿镰刀的那只手腕子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

昨天傍晚，他求焦振茂给他剃个头。青白的头皮，衬托着他那俊气的红脸膛，脑门和眼睛都在太阳下边闪着光。他换上了焦淑红给他新补好的汗衫，那是从军队上带回来的；洗得白净，补得细密，穿着可体；敞着怀，露出结实的胸膛。他下身穿着青布裤子，系着一条皮带。脚上穿着一双蓝帆布球鞋，还扎着一双袜。在这金黄无际的田野里，这个年轻的庄稼汉子，显得特别威武，透着一股子蓬蓬勃勃的气势。

周围的人议论着丰收，交流着喜悦，不断地朝他这边投过敬佩、感激的目光。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

“农业社就是出奇事儿嘛！”

“不是社会主义，去年那场大灾，不要说收麦子，这会儿咱们说不定在什么地方逃荒要饭哪！”

“我头三天就高兴得睡不着觉。要不是跟那伙子坏蛋斗了一家伙，按着他们的心思来个土地分红，麦子全成他们的了，我们不就干瞪眼啦！”

“要我看哪，要没有马主任给他们撑腰，他们也不敢闹得这么

^① 把两小把麦秸连接在一起，捆麦个儿用，俗称“要子”。

冲！”

“从打去年秋天起，我光知道他坏，没想到他这么坏！”

“看样子，昨天的党支部会上把他整得不轻，从小窝棚出来的时候，就像卸架的黄烟叶儿——蔫了。”

“昨天把弯弯绕一斗争，一揭发，一臭，包管很多人都擦亮眼睛，他也得老实一阵子了。”

.....

人们在随随便便地谈论，萧长春听到了，却觉得这是群众对党支部领导的这一段工作的鉴定；是提醒自己别再脑袋发热，得多想想问题，也是给自己鼓劲儿。

昨天晚上临睡之前，党、团支委又在狮子院开过碰头会。他们把马之悦这一伙人研究了一遍，推测他们在党支部斗争了马之悦，社员代表会斗争了弯弯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又会对动摇的中间派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还猜想乡长李世丹听到斗争了马之悦的信儿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立刻到东山坞来；县委什么时候会讨论他们的请示，什么时候会批下来……。萧长春又亲自执笔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向王国忠汇报李世丹对东山坞这场斗争的态度，汇报支部没有完全按着李世丹的意见行事，而在支部内部把马之悦斗了一下子；他们肯定县委会支持他们这个作法。另一封信是写给挖河工地上的临时党支部的，把萧长春回村后发生的一切问题，都作了详细介绍，也谈到他们对以后形势发展的估计；他们让工地的党支部告诉那儿的全体社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还会发生什么变故，家里的人都会坚决保卫农业社，保卫总路线，保卫社会主义，永远作硬骨头！最后，他们又重新研究了干部的分工问题。决定让焦淑红协助萧长春专管两个场院和处理日常事务；焦克礼协助韩百仲专管地里的收割。在安排马之悦这个“特殊”干部的时候，他们还发生了一点小分歧。几个年轻人主张把马之悦打发到地里去，不让他沾打麦场的边儿。

萧长春和韩百仲觉着，地里的地方大，干活分散，不可靠的人全在地里，也显得杂；把马之悦打发到地里去，反而不如场院里容易监视。萧长春给几个年轻人解释说：“马之悦要想发坏，放在哪儿，也会发坏，怕是没用的，也用不着怕他。一队的场上有喜老头，有贫下中农，人多，眼多，我们还怕他什么！马之悦的问题，要等着上级的决定，我们心里得有个数儿就行了。”年轻人听萧长春这么说，只好同意。这样，麦收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作，才算结束……

收获时节开始了，复杂的斗争时代，风云多变呀！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还要领着你的同志闯过多少关口？闯过什么样的关口？这是不容易推想到的。但是，他满怀胜利的信心，浑身是劲，迎着雷雨的来临！

.....

太阳高高地升起，红光已经普照大地了。

韩德大挑来一担白开水，从麦地中间横插过来。

韩百仲吹开了哨子，摇着胳膊朝大伙儿喊“嗨，休息了，喝水了！”

随着他的喊声，人们停住手，喊着，笑着，又抢碗，又舀水，大口地喝着；有的奔向地边的树阴，有的钻进用麦个儿搭起来的小窝棚里。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嗨，你们看，来队伍了！”

大伙扭头看去，只见一群小孩子，排着队，迈着大步，摇摆着胳膊朝这边走过来。有的光着小脊梁，有的光着屁股，一丝不挂。他们全都带着家具，不是背筐子，就是挎篮子。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也在队伍里边，他把那个小荆条篮子当帽子戴在头上，空着两只小手，向两边张开，挺着圆鼓鼓的肚子，扭哇扭地朝前走。

有个大点的男孩子是韩百仲的小儿子拴柱。他跟着队伍一边走着，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小家伙们全都直起脖子、咧着嘴喊起来：“一二三四！”

拴柱又喊一声：“立正！”

小家伙们全都站在地头上了。

他们小声地喊喳什么有趣的话儿。

一个孩子叫了一声：“嗨，大蚂蚁！”趴在地下扑打。

拴柱喊：“喂，要遵守纪律，不许乱动！”

那个孩子乖乖地回到队伍里去了。

又一个孩子叫起来：“嗨，麦黄鸟！”摇着胳膊去追赶。

拴柱喊：“喂，不许乱动！”

那个孩子也乖乖地回到队伍里去了。

小石头也跑出队伍：“爸爸，爸爸！”

拴柱喊：“小石头，不许乱动！”

小石头一看见爸爸，就顾不上听“指挥”了，撒开小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大柳树下边，扑到爸爸的怀里：“爸爸，我们拾麦穗来啦！”

萧长春摸着孩子的脑袋，故意逗着他玩：“拾了麦穗儿给谁呢？”

小石头仰着脸，顽皮地笑着：“你猜吧？”

萧长春说：“给爷爷？”

小石头摇摇头：“不是。”

萧长春说：“给爸爸？”

小石头又摇摇头：“也不是，再猜。”

萧长春说：“给饲养场的马四爷？”

小石头还是摇头：“更不是，再猜。”

萧长春说：“给淑红姑姑？”

小石头依旧摇头：“不是，不是，再猜。”

萧长春也摇摇头说：“我猜不着啦。”

小石头两只乌黑的小眼珠一转悠说：“告诉你吧，给农业社！”

送到场里去！”

萧长春假装认真地说：“这麦穗儿是丢下的，又是你们自己拾的，怎么送给农业社呢？”

小石头知道爸爸在考自己，就挺了挺胸脯子说：“你跟我说的，小孩子要从小学着爱社，一个柴禾节儿也不能白拿集体的，拾了都得交农业社，对不对呀？”

萧长春一弯腰把小家伙抱住，一边亲他的小脸蛋一边说：“好孩子，小石头真是个好孩子！从小爱农业社，长大了更爱农业社，当个好社员，对吗？好好，快去跟小朋友们一块儿拾麦子去吧，看谁拾得多；别乱跑，别打架，啊！”

小石头答应着，乐颠颠地朝队伍那边跑去了。

韩德大这会儿抱着扁担凑过来，小声问：“萧支书，上边得什么时候批下来呀？”

萧长春只顾乐，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批下来呀？”

韩德大说：“撒马之悦呀！”

萧长春笑了：“好急的性子！就是打个电话，还得摇摇铃、找人哪，报告材料哪会走那么快？送到了，县委还得讨论决定，回头再通知下来，往少算，也总得个五六天时间。”

韩德大说：“真慢呀！急死个人。”

萧长春开导这个愣小伙子说：“别急。只要上级决定了，组织处理好办，一个通知，一个会议，就解决问题了。最要紧的是，除了咱们真正地认识了他，还得让更多的人认清他，也敢跟他斗到底儿。要不然，光是我们这些人跟他斗，好些人还都是非不清，还迷信他，还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儿，把一两个人斗争倒了，又该怎么样呢！”

韩德大也笑了：“马之悦这家伙就是软的欺，硬的怕，咋个你们把他一斗，蔫啦。今个早起，假充积极，到处横张罗，干这个，干那个，还嘱咐我：‘德大，给地里送水去吧，多带上几个碗。’我

用得着你指使，跟你说话我都嫌脏。我说：‘快好好地想你自己的事儿去吧，这比什么都实在。’说得他干翻白眼，屁也没放。嘻嘻！”

萧长春说：“支部批评马之悦，还是党内的事儿，你不要到处乱讲。”

韩德大说：“那当然啦！我是怕不早点把他撂倒，他又使别的坏水儿；这个人肚子里没有别的，全是坏水儿！”

萧长春说：“现在两条道儿都给他马之悦摆好了，一条是彻底坦白悔改前非，一条是坏到底儿，随他挑吧。看眼时的情形，他是假老实，真不认罪。他的鬼道道多啦。还有，要在我们农业社兴风起浪的也不是马之悦一个人，他左右前后，上上下下，都能找到扶手，斗争复杂也就复杂在这儿。我们得加倍警惕呀！你这一阵子做的事情都挺对，不亏是咱们贫下中农家门口出来的青年。往后，你好好跟克礼他们一块儿工作；不光工作，还得在工作里学本领、长知识，争取当个青年团员。”

韩德大让支书一夸，非常得意，刚想表示表示决心，又被村子那边的一片响声惊动了。

拉麦子的大车冲出村子，一辆、两辆、三辆……车后边卷起一股子黄色的烟尘。铃声叮叮，马蹄哒哒，红缨鞭子噼啪响；赶车人唱着河北小调儿，男子汉捏着嗓子唱女腔，招笑极啦！

不一会儿，大车开进了麦地里，跟车的社员们，手里拿着绳子和木杈，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有一个人跳下来没有站稳，闹了个屁股墩儿。

割麦子和拉麦子的人互相喊着话儿，开着玩笑：

“按垅拉，可别丢下麦子呀！”

“放心吧，丢不下；这是汗珠子，丢下还行！”

“嗨，都归归堆，别羊拉拉屎似的，这儿一捆、那儿一捆的行不行？”

“那是你们孩子妈拉拉的！”

“振丛那个胶皮轮怎么没来呀?”

“上西地给一队拉去了。”

“拉到场上就铡吗?”

“不光铡，还拣干的轧哪!”

“嗨，真是边收、边打、边入仓啊!”

在这收获的季节，在这喜悦的日子里，人们都变得爱说爱笑、爱管闲事儿，也变得特别和气。

刚刚停下镰刀的社员们，都自动地跑过来，帮着搬麦子、归堆和装车。

有的用杈子挑；有的用手抓着，抡起麦个儿往车上扔。不一会儿，每辆车都装得像一座小山，上去几个人在上边摆，下边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摇着“绞杆，那小胳膊一般粗的绳索，把麦个子紧紧地缆住……

一辆辆大车装完了，装得满满的，高高的，跟车的小伙子先把杈子从车下扔上去，人也爬上去，趴在车顶上，还在上边打了个滚儿，跟割麦子的人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车把式庄严而又高傲地摇着鞭子，顺过长套里的牲口，又靠在车辕子上，“驾哦”地一吆喝，大车便带着响声，顺着大路往回走，晃晃荡荡的，像一个吃饱了粳米干饭大燉肉的胖子。

打麦场上比地里还要热闹。

这里边大部分都是妇女。常年不出工的病号、孩子多的和使上了几房儿媳的老太太，也都到场上来了，跟大伙一起分享丰收的快乐。

喜老头和焦振茂是场头，分别负责一、二队打麦场的全面指挥。焦振茂管的二队这个场，在村南边，四面没遮挡，风溜非常好。

两盘大铡刀绑在两条又宽又长的凳子上，焦淑红和马翠清一个人把着一盘刀，并排安放在场中间。她们站在凳子上，一只脚

蹬着凳子，一只脚蹬着铡刀床子，一手叉腰，一手提着铡刀把儿。妇女们排着队，把车上卸下来的麦个子抱起来，在怀里把头顺好，把“要子”拧松，放在刀床上；掌刀的人把刀一按一提，“咔嚓”一声，麦穗头跌落下去；早有人拿杈子等候，麦穗一落，她们便用力挑开，摊晒在那平如镜面的场板上。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一片切麦子的响声。焦淑红的短发像翅膀，随着她那秀丽的身子灵巧地起伏，一扇一掀；马翠清的大辫子，一会儿跳到胸前，一会儿又蹦到背后，两个闺女真像登台跳舞似的。

那个挂牌子的妇女主任，从打村里发生了事儿，她就住娘家躲清静去了，昨晚上才回来，也挺热心地参加了麦收打场。她抱着一个大麦个子，移动着不太方便的胖身子，摇摇晃晃地朝铡刀那边走；刚走两步，垛坍了，滚下两个大麦个子，把她绊了个仰巴叉。

跟车回来的小伙子拍着手喊：“快来看哪，大肚弥勒佛钻被窝了！”

妇女主任赶忙从地上爬起来，瞪他一眼，骂道：“烂嘴的货，你媳妇瘦得像秫秸秆儿扎的！”

妇女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开了。

大脚焦二菊抱着个麦个子跟过来，说：“你甭不爱听，你是胖得够瞧的了。人不费心思，当然得长膘啦！”

妇女主任不高兴地说：“我没你费心思，我死心瞎肺半个肝，办不了什么大事儿，过了麦收，咱们改选，这个主任的牌子我要摘了，得你挂上了。”

焦二菊呵呵地笑了起来：“这个现成，你什么时候摘，我就什么时候接着；接过来，我就不挂着，卖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得像什么。”

妇女主任说：“那好哇，我早干够了。”

焦二菊说：“你干够了，我们也看够了。快抱麦子吧，别的事